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

宋　滕珙　撰

仁義類

論事物自然之分

答江元通

此段謂學者求仁精義未嘗不相為用

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

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已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别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盖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

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為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為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别可否為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某恐其未得為至當之論也

論仁剛義柔之說

答蔡西山

此段謂程子之言天地間無截然為隂為陽

之理

仁義之説固如來諭但於説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也仁柔義剛又别是一説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意

論仁心義路之説

答李元翰

此段謂方寸之中有所主宰方能嗇度事理而

行所當行矣

孟子謂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

先葢此萬理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

論仁義性情之說

答何叔京

此段謂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

云仁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而可乎心性仁愛之說所以未契正

坐此等語未透耳竊意不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論仁義孝悌之説

答何叔京

此段謂行仁則以孝悌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曰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為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此言孝悌

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為字葢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仁智類

論仁智自有樂處

答林德久至

此段謂仁智當於實處下工夫

別紙所論敬為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顔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

論仁智樂天畏天之事

文集答或人

此段謂事大事小亦各因一事而言非專以此

為仁智之分

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别也仁者固

能事小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已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已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持之所以為畏天也

論仁智敬義之説

答馮作肅

此段謂學者求爲仁智之事只知居敬窮理便是用力處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爲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爲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仁義禮智類

論性具仁義禮智之理

答陳器之

此段謂四端之理渾然全具至有感處則隨寓而應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盖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

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别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葢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

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

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

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别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

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隂陽無始者此也

論四端仁義禮智發處

答楊子順

此段謂四端發處乃所謂情

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正指其發處以明

具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為性也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一

宋 滕珙 撰

中類

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南軒書

此篇以良心之發雖見於日用而寂然本體則

未嘗不在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理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

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别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汩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

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按此篇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再論已發未發之旨

與南軒書

此篇以天理無停住發與未發接續無間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兹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所謂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

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着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録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

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隔截氣象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絶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按此篇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大乖戾所疑語録皆非是後自有辯說甚詳故併録之

論中之用不同

答張南軒

此書因南軒論狀性形道不同答之以二程之說

中字之説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然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有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

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

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

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其謂之中者則所以知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

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

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之實則

爲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道

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

再答南軒在中之說

是年癸巳冬南軒書來答之

此段謂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形之於外在中之義來喻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某所未曉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也一

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有

辨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論周子言中之義

答陸子靜

此段謂中者有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盖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

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求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内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

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閒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況其閒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論堯舜禹子莫執中之異

答何叔京

此段謂善端可求中體難識能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

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也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

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唯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再論堯舜禹子莫執中之異

答宋深之之源

此段謂聖人之學不待權衡輕重而常適於中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

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論中和已發未發之旨

答林擇之用中

此段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謂之和

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須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

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

論中和時中之義

答林擇之

此段謂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着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

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

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論中和性情之義

谷林擇之

此段謂情之未發性也乃所謂中性之已發情也則所謂和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

而達道者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正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論中和體用之異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此段謂寂然不動無過不及故謂之中感而遂通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

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覔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辯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

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
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
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
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
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
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
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

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論致中致和之義

答李時可

此段謂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太多

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脈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錄監生臣俞昌言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三

宋　滕珙　撰

忠恕類

論明道伊川之言不同

答張南軒

此段以明道在人分上分別淺深伊川就理上

該貫上下

忠恕之説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别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説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者也若就理上平説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説耳聖人雖不待推恐由已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

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

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得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

再答强恕之説

答張南軒

此段謂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强恕而行臨事時却爲私利之心奪不强則無以主恕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盡者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强恕而行者

論忠恕一貫之旨

答范秘閣

此段專一發明曾子之説

胡丈書中復主前一貫之説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着則無有内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某竊謂此語深符鄙意盖既無有内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盖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直説吾丈猶未以卑論為然敢復其説如此幸垂教

其是非焉某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某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旱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

論忠恕有二之說

答范秘閣

此段論忠恕二字於聖人分上無非極致

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為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為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為一也非不能合盖不可合也强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為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盖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為不一也盖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

子思專以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核其所以為忠恕者則其本體葢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某前書一再論之皆未嘗決其可否某又有以明之葢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盖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判形

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頋某之愚實不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

論曾子答門人之說

答范秘閣

此段謂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
有學者之用

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

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説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曽子所言與違道不逺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曽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曽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别耳苟下學而上達

焉則亦豈有所偶闕哉

論忠恕體用之說

答柯國材

此段謂忠恕便是道之全體

示喻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諸公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着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此意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

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自見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信篤敬以下尤不干事彼蓋各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干也

論盡已推已之說

答林擇之

此段謂盡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

石兄向論在中之說甚精密但疑盡已便是用此則過

之大抵此盡己推己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盡己是體上工夫推己是用上工夫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己推己之云哉

仁恕類

論子貢仁恕之說

答馮作肅

此段謂欲立人欲達人仁之事能近取譬恕之事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

諸人仁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説也某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

孝悌類

論性中未有孝悌之名

答范伯崇

此段謂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而孝悌在其中發出來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葢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中别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

也仁所包攝不止孝悌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　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棫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為仁以孝悌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本之類是也　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　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論孝悌忠恕之說

答曾無疑三異

此段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

下義理表裏通透方是活物

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辯以求造其義理之

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葢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為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斂抑而已何足道哉

論臣子忠孝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子必孝為臣必
忠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不可易也羅
先生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三

宋 滕珙 撰

敬類

論程子言敬之説

答李子能 元宗

此段謂涵養須是持敬

程先生説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

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録前三四卷專説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説得此次第分明近思録必已有之大學今寄一本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論就覺處加持敬之功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學者當就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

持敬之説前言亦未盡今見髙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

以差者葢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説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人當於動静語黙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

元喻根本之説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内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内而畧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静語黙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遍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

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生敬不曰虛靜淵嘿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逺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論持敬寡欲之義

答程允夫

此段謂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工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

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攷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

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舍持敬窮理則何以哉

論敬而無失之義

答胡廣仲

此段謂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是真實下功夫處

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静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葢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令人未甞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

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攷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論近世學者欠持敬工夫

答林擇之

此段謂敬者不可專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亦合加功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有此病了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

孟子説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論敬字通貫動静之義

答林擇之

此段謂敬字通貫動静

敬字通貫動静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

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通貫動静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論直内主一之敬

答楊子直

此段謂持敬之説須用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等語則表裏如一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眞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内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内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

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内外動静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論程子周子言敬之説

答余正甫

此段謂方其無事固是敬及其應物亦是敬須

貫動静看方得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静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

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矣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才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攷諸此而已矣

論立敬致知之義

答徐元敏

此段謂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

抑又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論存養在敬之說

程子養觀說

此段論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敬義類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答余正叔

此段謂敬義工夫不可偏廢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

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絶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益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

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工交相為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

論敬義直内方外之説

答程允夫

此段謂敬以養其心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

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

論吕氏誠者理之實然之説

答林徳久

此段謂誠者言實有此理

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吕氏此説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葢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援引不一使學者不能曉當稍分别之

論反身而誠之義

答林德久

此段謂應接事物不可勉强偽為也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已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强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已及物不待勉强而仁在我矣下言强恕而行者葢言未至於此則當强恕以去已私之蔽而求天理之公也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三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四

宋　滕珙　撰

知類

論孟子知覺之説

答胡廣仲

此段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

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葢孟子之言知

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智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知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憒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弩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些小温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為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

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為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為學之要耳

論覺是知之用之說

答游誠之

此段謂覺者心也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自然本心不昧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

示諭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寛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

見其為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若以名義言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分脈絡自

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人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言
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
為仁則不可此言亦有理請試思之

論惻隱非出於覺之說

答游誠之

此段謂功夫用力處則在敬而不在覺耳

仁覺之說前書已詳報矣此書所論惻隱似非出於覺
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

以覺為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穏當耳所諭從前馳騖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他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奥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論程子謂知覺言仁之非

答何叔京

此段謂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見二十四卷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

論知行先後之義

答吳晦叔

此段謂知之為先行之為後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閒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

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其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

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終始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終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

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

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

答潘文叔友文

此段謂大學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之理

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來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是天命全體也

格物類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答陳齊仲

此段謂格物先要講學窮理豈特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來諭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不可不察

論格物當先涵養

答林擇之

此段謂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至大學只從格物做起

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

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論格物致知皆先涵養

答林擇之

此段謂古人自幼便做工夫涵養將去自然純熟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人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盖義理人心之固有茍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

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别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廹乎

論物則形下形上之義

答江德功

此段謂格物必至於物理之盡則吾之知識貫通無有蔽礙

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

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而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窮理類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答連嵩卿

此段謂窮理未深則不知所行之可否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

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甞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葢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㝠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四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五

宋 滕珙 撰

天理人欲類

論天理仁義禮智之總名

答何叔京

此段謂天理是仁義禮智總名仁義禮智是天理件數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别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則心性仁愛之説皆不辨而自明矣

論天理人欲之異

答胡廣仲

此段謂天理與人欲爲消長善與惡爲盛衰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

論人心私欲之蔽

答吳晦叔

此段論都無人欲才方純是道心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盖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

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顔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前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忘記本語故復辨之耳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間

答陳同父

此段謂但反之吾心則理欲自見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

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邪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餙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

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閒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閒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答何倅

此段專論心君宰與不宰有情正情溺之異

經書中所説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乎偽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葢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為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

克己類

論己私當克之義

此段謂己者對物之稱故當克之而復於理

答陳明仲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某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者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

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論克己之功不可廢

答呂伯恭

此段謂克己工夫切中學者空言遙度之病

所論克己之功切中學者空言遥度之病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識得仁之名義氣味令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便持克己功夫占過講習地位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學已有如此訓釋一段甚詳幸更攷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敢不敬承也

再答講學克己之説

答吕伯恭

此段謂程子涵養進學之説為是

講學克己之功衰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

論孔子克己復禮之說

答胡季隨

此段謂藉此排之未得用工要領處

所喻克己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别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為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為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論克己須見得一切道理

谷杜叔高

此段謂不但去輕躁二字

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

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

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

躁二字也

經濟文衡前集卷二十五